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三十二

德淸俞樾

孟子一

時日害喪　梁惠王

趙岐章句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樾謹按趙說與孟子引書之意不合僞書湯誓篇枚傳謂衆下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俱亡此說是也詩柏舟篇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之日篇傳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

詩人之辭每以日喻君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兩句乃韻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故與詩義相近也廣雅釋詁日君也韓非子內儲說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哀六年左傳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並古人以日喻君之證文七年傳賈季稱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亦以古卿大夫有土者皆有君道故以日爲喻也必謂桀嘗自比於日因以日之掩又未達古義矣

五畝之宅

章句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

半故爲五畝也

𢌿謹按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趙氏所本也然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義殊可疑趙氏此注或有譌誤詳繹孟子本文五畝之宅本連樹之以桑爲義若果有在野在邑之分則蠶時民方畢出在野但於在野之二畝半宅樹桑已足供蠶事矣必并在邑之二畝

半宅樹之自野至邑往返采取雖丈夫猶病其勞豈婦女所能勝乎疑孟子之意但爲一夫之宅合有五畝此五畝之宅自在一處各近其所受之田冬夏可居必如班志之說謂冬入夏出而於其中之百畝各私二畝半以爲宅則安得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乎是班志與孟子本是不合孔穎達於毛詩甫田篇正義已詳辨之學者必據以說孟子五畝之宅不可通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

章句曰申申重孝弟之義

樾謹按申乃約束之義漢書文帝紀勑兵申敎令元帝紀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注竝以申爲約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之訓束乃其本義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以孝弟之義約束之也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曰申重猶再三也趙氏以說此經申字雖亦可通然不如訓爲約束更合古義矣

寡人願安承教

章句曰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樾謹按安乃語詞猶焉字也漢書史丹傳安所受此

語師古注曰安焉也文選東京賦獨微行其焉如辭注曰焉言安也是安焉一字古通用論語子罕篇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此焉作安李氏篇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此焉作安並其證也願安承教猶云願焉承教趙氏訓爲安意是誤以語詞爲實字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

孫奭正義曰今願爲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

樾謹按上云寡人恥之恥以生者言則洗除亦當以生者言不得云爲死者洗除也此比字當訓爲近比

死猶近死也管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尹知章注曰

比近也與此文比死同義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

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韋昭注曰三君皆云濱近也比

與濱一聲之轉義亦相通據竹書紀年惠王立三十

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孟子至梁實在惠王後元

之十五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

說本顧氏炎武日知錄及江氏永羣經補義然則惠

王是時在位已五十一年其年之老可知比死者蓋

其自稱之辭猶云垂死之人願比死者一洗之若曰

願及其未死之時一洗除其恥耳

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正義曰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

樾謹按此當於若字絕句若猶然也吾不忍其觳觫若者吾不忍其觳觫然也詩猗嗟篇抑若揚兮正義曰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以抑然釋抑若可證觳觫若之即觳觫然矣正義以若字屬下讀不得其義無罪而就死地即以罪言非以人爲比也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章句曰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樾謹按合猶足也上文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合與給通趙氏正以足字釋合字各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此不得其義而妄增阮氏校勘記已訂正矣

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樾謹按尙書堯典鳥獸毛毨枚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周官司裘疏引鄭注同是鳥獸之毛皆生於秋故夏言希革秋言毛毨明夏時毛羽脫落至秋更生也新生之毛其細可知故古人言細必稱秋豪趙氏

未說秋豪之義集注謂毛至秋而末銳小未詳其意

以御于家邦

章句曰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樾謹按御迓通作訝訝之言逆也周官小宰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注曰逆迎受之又司會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曰逆受而鉤考之此經御字毛傳訓迎而鄭箋訓治治即受而鉤考之之謂周官鄉師職以逆其役事注曰逆猶鉤考也御之經訓爲治猶逆之經訓爲鉤考也趙氏此注又訓爲享則即迎受之之謂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杜注曰享受也又哀十五年傳其使終饗之注曰饗受也享饗古通用是享有受義儀禮聘禮衆皆逆命不辭鄭注曰逆猶受也御之從訓爲享猶逆之從訓爲受也毛公訓御爲迎自足包此二義鄭趙皆就毛義引申之耳尚書顧命篇御王冊命正義引鄭注曰御猶嚮也案亦即迎受之義而引申之相迎故相嚮也御之爲享正猶御之爲嚮古訓引申往往如此後人不知古訓之例而於此等處莫措一辭矣又按上文刑於寡妻趙氏曰刑正也詩釋文引韓詩亦曰刑正也是趙所用者韓詩之義御之爲享其亦韓

義乎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章句曰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樾謹按抑之爲辭皆承上意而進之國語周語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竝其例也此文前無所承則與他處用抑字者不同抑當讀爲意古抑意二字通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戰國策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若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竝是借意爲抑漢書

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此則借抑爲意抑者猶言[illegible]也文選長楊賦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魯靈光殿賦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李善注並引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下意梁師古注曰意疑也蓋意之言疑故爲擬度之辭禮記禮運篇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意王與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猶曰意者王以此爲快與戰國策魏策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此云意

王猶彼云意公矣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樾謹按兩欲字異義上欲字猶好也孟子書每以欲惡對言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所惡即所好所惡也中論天壽篇引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正作所好是好與欲義同此文欲疾二字平列欲其君者謂好其君者也疾其君者謂惡其君者也天下之好惡其君者莫不來告故曰皆欲赴愬於王

是罔民也

章句曰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樾謹按趙氏以罔爲羅罔之罔非經意也爾雅釋言罔無也此罔字當訓爲無上文言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然則無恒產而不陷於罪得免於刑者惟士而已民則皆不免矣故曰是罔民也猶言是無民也正與惟士爲能相應民爲邦本無民則不可以爲國故下文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樂酒無厭謂之亡

章句曰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

樾謹按如注義則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亦豈不足以亡國何不并謂之亡而謂之荒乎趙說亡字非其義矣亡當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軔僈楛楊倞注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然則荒芒猶流連也流連雙聲荒芒疊韵皆古之恆言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爾雅釋天大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歷書作大芒落是荒芒同義之證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趙氏曰豫亦

遊也斯爲迺論必逐字爲之說則轉失之泥矣

關市譏而不征

章句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本疑無市字故注文言關不言市也禮記王制篇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此經大畧相同但此經無市廛而不稅一句文不備耳不當并關市爲一也荀子王制篇關市幾而不征國語齊語使關市幾而不征管子小匡篇同是他書固有有市字者後人據以增入孟子耳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注

曰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以後證前益知此經市字
之爲衍文矣或疑彼經文止言關故趙氏引此經亦
去市字此不然也彼經上有市廛而不征一節若此
經有市字則趙氏亦可引以爲證乃彼注但曰古者
無征而不據文王治岐爲說然則此經之無市字明
矣文十一年左傳正義引彼經亦作關市譏而不征
夫彼分關市爲二節一則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一則曰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其不容并而爲一更屬顯然乃孔穎達引彼經亦誤
增入市字蓋關市連文他書屢見遂牽連而書之此

經市字之衍亦猶是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樾謹按爾雅釋詁止待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是待與止同義宣王問何以待之猶言何以止之故孟子告之曰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正義曰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樾謹按政與正古通用此政字當讀爲正爾雅釋詁

正長也爲正於天下者爲長於天下也言湯由七十里而爲天下長也呂氏春秋君守篇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高誘注曰正主也此言爲政於天下彼言爲天下正文異而義同正義謂爲王政於天下失之矣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公孫丑

章句曰行政於國其久如彼

檝謹按注義非也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蓋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左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

官長也故樂官之長曰樂正酒官之長曰酒正其義並同國之正卿當謂之國正因正攷古通用故亦謂之國政耳行乎國政者管仲在齊其位在高國之下而其號令能行乎高國定十年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何休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管仲之行乎高國與孔子之行乎季孫皆所謂行乎國政也得君與行乎國政正相對得君見桓公不疑行乎國政見高國不忌以爲行政於國失之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章句曰加猶居也
樾謹按趙訓加爲居非也加當讀爲假夫子假齊之
卿相得行道焉言假藉其位以行道也詩假樂篇假
樂君子禮記中庸篇引作嘉樂君子嘉字從加得聲
嘉得通假則加亦得通假矣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章句曰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
之君矣
樾謹按公孫丑之意謂夫子假藉齊卿相之位以行
其道即與由此而霸由此而王不異正極見其事之

難也故曰如此則動心否乎趙氏說此不明近解謂
亦不足怪則轉不見其任大而責重矣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章句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

樾謹按孟施字也舍名也連言之曰孟施舍猶左傳稱孟明視矣周官小司徒職曰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職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然則名舍而字孟施名字正相應趙注以施為發聲義旣未安近人或以孟施為姓或以施舍為名胥失之矣

今夫蹶者趨者

章句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

櫽謹按趙氏之意謂蹶由於趨今夫蹶者趨者 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而恐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若以蹶者趨者平列則其義轉不見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

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

樾謹按趙氏章句有此文至不當恖欲求其福福字凡十見翟氏灝孟子考異曰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亯舊本孟子嘗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今按說文畐部畐滿也竝非福古文若是畐字不當作福字讀之疑趙本直是福字耳後人不達福字之義見趙注首云言人行仁義之事遂改經文爲必有事初非因形似而誤也夫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止趙岐一家而又非若他經之尚有漢石經殘碑可以取證一二則經中文字舍趙氏將何從趙氏作福乃必舍而從作事之本非治經者所敢出矣雖然

其字是也其義未必然也請據趙本之字以求孟子之旨福當讀爲副廣雅釋詁貳褔盈也是副貳字古或作褔也王氏念孫疏證引顏氏匡謬正俗之說謂當作褔然副貳之義本從副之爲判而引申之說文無褔字疑即幅之俗字變從巾而從衣猶帬之或爲裠常之或爲裳耳漢尹宙碑位不褔德魏大饗碑以褔海內欣戴之至均是段幅爲副初非副貳之本字未可據顏氏之說以改廣雅之原文也此經云必有褔焉而勿正猶云必有副焉而勿正周官太宰職丙建其正立其貳副即貳也故與正相對何謂副上

文所謂配義與道是也孟子之養氣其本在乎持志惟能持志以帥氣然後能自反而知其縮與不縮縮即直直即義故趙氏曰縮義也義則往不義則不往此孟子之養氣所以同符曾子而異乎孟施舍之守氣也是故氣必配道與義然後可謂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必有副焉之說也若無所配即無所副無所副則氣爲正矣於是不問其縮與不縮而徒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孟施舍所爲能無懼者也不知持志而但知守氣是暴之也非養之也終歸於餒而已矣後之學者日誦孟子之書而不得其旨慕養氣之虛名

而不知有持志之實學於是君臣朋友之閒皆欲以氣勝之彼自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也而不知其為孟施舍之守氣也豈無忠孝廉節之事足以驚世駭俗要而論之終是以氣為主義特襲而取之耳非集義而生之謂也集之言合也合之言配也集義即配道與義配道與義即必有副焉而勿正因訂一字之譌而通全章之義學者慎毋束古注於高閣也下文云心勿忘勿助長焉正示人以養之之法忘之云者不耘苗者也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近之矣其流弊極於莊列之槁木死灰佛

氏之無心意獨發而止助之云者揠苗者也如勦舍之徒固不足道乃有如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孟子所謂悻悻小丈夫者則三代以下雖學士大夫多中斯病而人倫之變從此多矣故孟子以宋人一喻極言助長之不可而終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則宜何如而可以無害曰以直養則無害以直養者以義養也直即義也趙氏曰養之以義是也養之以義故能集義而生是即配道與義之說亦即必有事焉之說必如是而後無害必如是而後謂之善養學者知此則知養氣必先持志可使志動氣不可使

氣動志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亦無不可見矣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章句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樾謹按智與汙對文萬章篇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是見汙者不智智者不汙矣此文當於智字汙字各逗之言三子者果明智邪則足以知聖人或汙下邪亦不至阿其所好經文本

極分明趙氏不得其旨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

則并失其讀矣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章句曰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阮氏校勘記出天使之也四字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經文疑本作無敵於天下者天使也故釋之曰天使者天使之也若經文是吏字何必定以使字說之乎況同問燕可伐章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趙氏曰天吏天所使疑經文亦本作天使故釋之曰天使天所使彼不直云天使而曰天所使則此不直曰天使而曰天使之正趙氏之本文廖孔諸本無之字者非也天使之稱蓋古人恆言宣三年左傳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成五年傳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此兩傳竝有天使之文足徵古有此稱故孟子從俗而言也若謂左傳天使字不連讀乃天使人與已蘭天使人謂已則旣云天矣何以又云余爲伯儵是知天使二字必當連讀孟子兩言天使卽可以左傳之天使說之古使吏二字亦

或通用褻三十年左傳使走問諸朝釋文曰使本作吏是其證也古本孟子蓋亦有作吏者乃使之誤字後人不曉天使之語改從作吏之本而又改趙注以從既改之經於是孟子原文不可復見并天使之古語亦因以失傳矣

巫匠亦然

章句曰巫欲祝活人

樾謹按巫即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

西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巫之與醫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孟子所謂巫匠是醫耳於病有以醫爲主豈有舍醫而專言巫者趙注未得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章句曰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檖謹按趙氏之意似以人字即指子路與禹言殊非經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兩句共爲一義蓋天下之理容有兩可者己與人各執一理而各成一善所謂善與人同也人情每是己而非人雖明知他人之善

必不肯舍己而從之執一而不能通斯狹矣惟舜不然

善與人同則舍己之善而從人之善此大舜所以爲

大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樾謹按者也猶云者邪古也邪二字通用陸德明經

典釋文序所謂也邪無別是也齊王此言蓋設爲商

度之辭若曰寡人如就見者邪則有寒疾不可以風

故欲孟子來朝而見之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章句曰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

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　正義曰以

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

趙謂孟子既不欲朝王則竟歸其家可矣何必之

景丑氏宿乎蓋宿於景丑氏者將朝王也將朝王而

宿於景丑氏者便於造朝也古者卿大夫皆受宅於

司里與公宮相近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又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曰公欲毀之以益宮則

其近於公宮可知矣孟文子之言曰夫署所以朝夕

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

次是辱君命也韋注曰言朝夕者不宜遠也郈敬子

之言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韋注曰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以是二傳考之古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如後世賜第之比其宅必近公宮莊三十二年左傳公築臺臨黨氏杜注曰黨氏魯大夫此黨氏之家亦必與公宮近故公築臺得臨之哀十一年傳季氏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杜注曰黨氏溝朝中地名即此黨氏矣孟子之宿於景丑氏蓋以景丑氏家距朝不遠故孟子循此以為明日造朝之地或孟子每朝王恒主其家未可知也儀禮鄉飲酒禮

篇覽疏曰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是覽公彥丑以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王但其必宿於景丑氏之故則自來未見及耳又按孟仲子之意欲使孟子即以是日造朝而孟子必宿於景丑氏待明日乃朝者蓋其不得已而朝也所以踐仲子之言而不以是日造朝則仍所以明不可召之義且仲子固言之矣曰吾不識能至否乎則是日不造朝於仲子仍無失言之咎也

養弟子以萬鍾

章句曰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

樾謹按如趙注則養弟子三字自爲句以萬鍾三字不成句矣此當以六字爲句蓋齊王之意以爲孟子即不欲仕吾將用其弟子中賢者養之以萬鍾之祿使孟子得以安居齊國而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也孟子仕齊其祿十萬蓋以孟子大賢故優隆之至其弟子則萬鍾足矣若猶是孟子一人而今昔懸殊如此豈齊王所能出之口哉然萬鍾之祿已自不少陳戴以齊之公族且爲世臣而祿亦止萬鍾疑萬鍾是齊國卿祿之常額養之以萬鍾即是使之爲卿故孟子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也自後人誤

解養弟子以萬鍾何乃并下文孟子之語不可曉矣

必求龍斷而登之

章句曰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

樾謹按趙說龍斷不了疑非經旨也說文网部貿下引孟子登壟斷而网市利是龍字本作壟孫奭音義曰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是陸善經正讀龍爲壟也惟於斷字尚未得解斷當讀爲敦敦與斷一聲之轉古得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斷髮文身釋文云斷司馬本作敦是其證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爲敦丘郭注曰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壟與敦皆土

之高者說文土部壟丘壟也墩即今墩字讀龍斷爲

壟墩自得其義無煩巾說矣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

章句曰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宿齊不當云齊宿也注非也古宿與肅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禮記祭統篇宮宰宿夫人鄭注並云宿讀爲肅然則齊宿猶齊肅也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並以齊肅連文又或作齊遬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是也齊宿而後敢言正自

言極其敬謹爾又按此人自稱弟子而孟子與之語自稱長者與語樂正子同然則謂行之客雖不知何人要必孟子弟子之留仕於齊者若盆成括之流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樾謹按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託之孫奭

否其書至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之意賴此而顯滋客旣爲王留行則必欲孟子在晝少留而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王復用孟子其所坐而言者雖不詳何語大旨如此而已矣若然是孟子有人乎齊王之側也是爲孟子求容也故孟子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蓋孟子在齊居師賓之位師道也非臣道也柰何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乎況其人自稱弟子顯是游孟子之門者而爲孟子說王尤不可矣宜其絕之之深也趙氏解此章之義旣未分明而後人又曲爲泄柳申詳回護於是其義益晦

矣

彼一時此一時也

章句曰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樾謹按趙說是也彼一時此一時言其時之同也猶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言其人之同也下文云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卽承此而言惟其時可故孟子之時卽太公望散宜生之時又推而上之卽伊尹萊朱之時又推而上之卽禹皋陶之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非有異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則孟子雖不得志

於齊而固未嘗不豫也後人誤解彼一時此一時句遂謂孟子眞若有不豫色者殊失孟子之意乃東方朔答客難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則漢人已誤解此二語矣

不欲變故不受也

章句曰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

樾謹按趙氏以變爲變詭是也以不欲變爲不欲即去非也孟子所以不受祿者正以旣受之而旋辭之近於變詭故不受耳若如趙注以爲不欲即去則與

下句不屬矣

弔者大悅 滕文公

樾謹按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取之而燕民悅猶云燕民服也上則玆不悅猶云玆不服也悅與喜微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所可喜而喜也悅者因既得其欲而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

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甸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
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
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
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
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
同而田未嘗易也顧氏此論殊爲有見然以爲是丈
尺之不同則恐不然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
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三代之尺相去無幾
而謂夏后氏之五十畝周人遂以爲百畝乎然則五

十七十百畝之所以異何也曰此萊田多寡之不同也古者必有休而不耕之田以養地力謂之萊田周官遂人注曰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夏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五十畝為萊田則民所耕者止五十畝故曰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三十畝謂萊田民所耕者七十畝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畝而萊田在其外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畮此鄉遂之制也大司徒職曰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都

鄙之制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即以百畝為萊田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卽以二百畮為萊田惟不易之田無萊田與郊遂異而要之一夫歲耕百畝則無異也故曰周人百畝明乎此則知三代之田初無改易而特以萊田之多寡為五十七十百畝之異制則顧氏所疑可以釋然矣

其實皆什一也

章句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

相借力助之也

樾謹按三代取民之制曰貢曰助曰徹其名不同而其實皆什一趙氏此注最爲明了後人誤謂貢法什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不知殷人助法非如下文所謂八家同井而中爲公田也葢一井九百畝分授九家各以三十畝爲菜田休而不耕其所耕者七十畝七十畝之中各私其六十三畝而以七畝爲公田故助法亦什一也周人變而爲徹以九百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爲稅俟收穫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徹而

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即以通徹之徹祭畢而徹去
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
夏之貢法至爲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
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
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民所同無病於民
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又
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爲公田而不
豫定其孰爲公孰爲私至臨穫徹而取之則民自無
從歧視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其斯之謂乎三代遺制幸有孟子此數言存其大

謂文幸有趙氏此注足以發明乃後人不就注文體會於是助徹之制俱失矣或曰然則下文所謂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者何歟曰此孟子爲滕文公所定之助法非殷人之助法也夫二猶不足對哀公已云爾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九一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則九一非什一也故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法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猶是助也而非什一也是爲九一而助下文所言是也後人不達孟子語意謂

殷人助法不如是失之甚矣

又按經文明言請野九一而助而趙注謂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經文明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趙注謂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顯與經文相背趙氏之謬不待言矣至鄭康成借孟子以說周人徹法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甫田篇孔氏正義又引鄭注而申明之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此說雖巧然經文

九一什一對舉九一是九之一則什一自是什之一安得謂是什一而稅一乎孔氏雖曲爲之說終不可通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古人制稅或以十夫計或以二十夫計未有以十一夫計者奇零不齊可知其非古法矣恐疑誤學者附辨之於此

惟助爲有公田

樾謹按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而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傳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

田也是夏制已有公田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甚嘗
思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爲田
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爲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
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九者皆
君之餘也至殷人爲助法則七十畝之中止以七畝
爲公田而其餘六十三畝皆私田矣至周人爲徹法
則無公田矣然而曰雨我公田者徹法本從助法而
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爲公私而百畝之
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傳
夏小正者誤以殷周之公田說夏之公田則誤矣夏

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然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則自上言之固以爲皆民之私田矣相沿既久遂不復知有公田之名使無大田之詩雖孟子亦何以徵之哉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制蕩然無存而蚩蚩之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下田爲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勢乎

是以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樾謹按慢之言漫漫也釋名釋言語曰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李善注

曰漫漫無厓際之貌是慢其經界者言經界不正漫漫然無厓際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因之以曼衍釋文引司馬注曰曼衍無極也漢書揚雄傳曰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注曰曼漶不分別貌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李善引司馬彪注曰壇曼平博也並與此慢字義近字亦作縵漢書食貨志注曰縵田田不為甽者也義亦同此矣

同養公田

樾謹按養猶事也同養公田言同事公田也養之為事蓋古有此義萬章篇舜往於田章曰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不託諸侯章曰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語凡兩見而一作事舜
一作養舜是養與事同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日嚴養父母猶事父母也上文非野人莫養君子
養亦事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章句曰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
樾謹按經曰烈山澤不曰山澤烈注乃以爲山澤草
木熾盛者失經旨矣烈當作列禮記玉藻篇曰山澤
列而不賦鄭注曰列之言遮列也列山澤而焚之益

亦謂遮列山澤而焚之列烈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列山氏是其證也說文辵部迾遮也是字本作迾列烈均叚字又通作厲周官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益之列山澤也亦猶是矣

君哉舜也

章句曰舜得人君之道哉

樾謹按君猶美也詩羔裘篇洵直且侯毛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毛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通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

皇君也美也竝其證矣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說文羊部美從大與善同意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然則美亦猶大也孔子稱堯曰大哉稱舜曰君哉其意相近趙注未達其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章句曰曾子不肎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皜皜甚白也

樾謹按江漢濯之誠哉潔白矣秋陽暴之則何潔白之有且贊聖人之德而但稱其潔白亦小之乎視聖人矣趙注非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說卦傳

云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此兩句正以相反而見相劑之妙惟濯之以江漢故秋陽暴之而不燥惟暴之以秋陽故江漢濯之而不濡孔子之聖所以化淸和任之迹而集大成也曾子之稱孔子猶孟子之稱孔子也其下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說文無皜字古字止作皓亦與浩通公孫丑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文選答賓戲篇作養皓然之氣是皓皓卽浩浩也尙書堯典篇浩浩滔天校氏傳曰浩浩盛大楚辭懷沙篇浩浩沅湘王逸注曰浩浩廣大貌浩浩乎不可尚已蓋言聖人之大也因字叚作皓又變作皜後人以爲形容

其潔白遂幷上兩句之義而失之矣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

章句曰言儒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　正義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

樾謹按趙氏以曰字釋經文道字道猶言也此文十一字共爲一句猶云儒者之言古之人若保赤子也

正義斷儒者之道四字爲句失之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章句曰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樾謹按此八字為一句乃申明非為之意蓋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如枉道而從彼何故非為也枉道而從彼卽以詭遇言未及正意趙說失之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樾謹按此皆周霄語也周霄問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爲孟子所稱引失之矣

與鑽穴隙之類也

樾謹按此句文義似未足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與音歟絕句然於義亦未安與當訓爲如廣雅釋言曰與如也漢書高帝紀孰與仲多韓信傳孰與項王師古注竝曰與如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不由其道而往者如鑽穴隙之類也與訓爲如則文義自明矣

毀瓦畫墁

章句曰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樾謹按毀瓦畫墁對文成義如趙說則兩句不一例矣畫當讀爲劃說文刀部錐刀曰劃又曰刉劃傷也又曰剺剝也劃也劃也是劃與毀義相近說文畫部畫篆下有古文畫又有古文劃劃從刀從古文畫則即劃字也疑畫劃古同字故孟子書止作畫耳墁乃幔之誤或亦古字通用也說文巾部幔衣車蓋也畫幔者劃傷其車上之幔也毀瓦以治屋言乃梓匠之事畫幔以治車言乃輪輿之事車之有幔猶屋之有瓦也故以竝言矣

葛伯仇餉

章句曰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樾謹按經文言葛伯仇餉不言仇葛伯害餉趙說非也偽書仲虺之誥篇枚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夫葛伯於餉者何仇特利其酒食黍稻耳枚說亦非也今即孟子文考之此言仇餉下文言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仇讎異字明非同義此仇字當讀爲賓載手仇之仇詩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曰仇讀曰㪺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釋文曰仇鄭讀爲㪺音俱謂挹取酒然則仇與㪺通有挹取之義葛伯仇餉謂挹取

其餉也以仇怨釋之非其義矣

有攸不惟臣

章句曰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樾謹按經言不惟而注言無不惟失經旨矣玉篇心部曰惟爲也尚書臯陶謨篇共惟帝臣枚傳曰共爲帝臣是惟之訓爲經有明文不惟臣與共惟帝臣義可互明有攸不惟臣者攸語詞言有不爲臣也有不爲臣故武王東征也朱子集注本竟作不爲臣與古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爲字從古作惟斯兩

得矣

侵于之疆

樾謹按之與其同侵于之彊者侵于其彊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后來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爲其是其證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章句曰陽貨大夫也孔子士也

樾謹按陽貨乃季氏家臣而謂之大夫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說得之襄九年左

傳曰鄭六卿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並言門子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注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爲委吏乘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即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又有閭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即趙注所謂乘田園囿之吏也魯季氏

爲司徒委人閽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爲季氏所屬之
士而陽貨乃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貨得以大夫之
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之也全氏祖望經
史問答引禮記玉藻篇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
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陽虎瞯孔子之亡而
饋蒸豚是用敵者之禮周氏柄中辨正曰此記上言
酒肉之賜弗再拜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
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豚正所
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瞯亡而來非以敵體之
禮而然也然則全氏讀禮殊涉麤疎益知毛氏所言

塙不可易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章句曰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

貶者

樾謹按時人見彈貶者無非亂臣賊子而已豈足輕

重譬如士師誅罪人而殺之其人亦必怨士師而爲

士師者豈以其人爲罪我遂乎趙說非也知我罪

我皆以後世讀春秋者而言春秋有天子之事孔子

固明以天子之權予魯故公羊家有王魯之說而爲

左氏之學者深非之然則如何休者知孔子者也如

杜預者罪孔子者也彼謂春秋必不斥周王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斥周王魯彼謂春秋必不褒貶天子黜陟諸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褒貶天子黜陟諸侯然則孔子有罪矣雖名爲治春秋而實則罪孔子也乃孔子之意固甚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不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孔子之意微矣

周公兼夷狄

竝句曰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
樾謹按上文言周公誅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無兼懷夷狄之事下文又引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然則趙氏以兼夷狄爲兼懷夷狄之人始失之矣兼之言絶也考工記輪人曰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絶也說文火部作熑曰火煣車网絶也引周禮曰煣牙外不熑又水部濂薄水也一曰中絶小水是從兼之字竝有絶義周書武稱篇爵位不謙不謙卽不絶也說詳周書周公兼夷狄猶謂屏絶之故與驅猛獸竝言

經義卷三十二